

中华散文珍藏版

刘亮程散文

人民文学出版社



中华散文珍藏版

刘亮程散文

人民文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刘亮程散文/刘亮程著.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5

(中华散文珍藏版)

ISBN 978-7-02-010942-5

I. ①刘… II. ①刘… III. ①散文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093788 号

责任编辑 杜 丽

装帧设计 刘 静

责任印制 王景林

出版发行 人民文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政编码 100705

网 址 <http://www.rw-cn.com>

印 刷 北京明恒达印务有限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等

字 数 245 千字

开 本 880 毫米×1230 毫米 1/32

印 张 10.75 插页 3

印 数 1—10000

版 次 2016 年 8 月北京第 1 版

印 次 2016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978-7-02-010942-5

定 价 33.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电话:010-65233595

目 录

我正一遍遍经历谁的童年	1
月光也追过来	5
谁的叫声让一束花香听见	7
树上的孩子	11
一朵花向整个大地开放自己	14
马老的胡子都白了	18
好多人没有老年	21
守夜人	24
冯七奶	30
墙洞	35
不认识的白天	45
卖磨刀石的人	54
老鼠	59
那块麦地是谁的	67
刘扁	71
冯三	75
张望	78
顺风买卖	81
韩拐子	83
王五	86
天空的大坡	90

村庄的劲	93
村长	97
把时间绊了一跤	100
给太阳打个招呼	103
车户	108
铁匠铺	114
坎土曼	136
铁匠家族	150
库半	166
挖洞	182
麻扎	203
风中的院门	213
炊烟是村庄的根	214
鸟叫	216
捉迷藏	222
风改变了所有人的一生	230
天边大火	232
谁的影子	235
那时候的阳光和风	237
共同的家	240
两条狗	244
永远一样的黄昏	246
最后一只猫	247
追狗	250
两窝蚂蚁	252

我的树	257
树会记住许多事	259
我认识那根木头	263
老根底子	267
一个长梦	270
春天多远	276
高处	281
谁惊扰了我	282
我受的教育	284
韩老二的死	285
村庄的头	290
走着走着剩下我一个人	292
偷苞谷的贼	299
空气中多了一个人的呼吸	306
一场叫刘二的风	309

我正一遍遍经历谁的童年

我看见他们朝那边走了，挽着筐，肩上搭着绳子。我穿过宽宽的沙枣林带。树全老了，歪斜着身子。树梢上一些鸟巢和干枯叶子。我很少抬头往上看。我把那时的天空忘记了。林带尽头是沙漠。我爬上沙包后眼前是更多的沙包。我再看不见他们，也不敢喊，一个人呆呆地张望一阵，然后往回走。

沙包下面有一排小矮房子，沙子涌到窗根。每次我都绕过去，推开一扇一扇门。里面空空的。有时飞出几只鸟。地上堆着沙子。当我推开最后一扇门，总是看见那两个老人，一男一女，平躺在一方土炕上，棉被拥到脖跟，睡得安安静静。我一动不动望着他们。过好一阵，好像一阵风吹进门，睡在里面的男人睁开眼，脸稍侧一下，望我一眼。我赶紧跑开。

每次都是那个男人醒来，女人安静地躺在旁边。我不知道他们是谁的爷爷奶奶。我跑着跑着就忘掉村子，转一圈回到那排小矮房子对面，远远盯着我推开的门。我想等那两个老人出来，送我回去。又怕他们出来追我。我靠着一棵枯树桩，睡着又醒来，那扇门还开着。

我想那两个老人已经死了。可能早就死了，再不会下炕来关门。可是，我第二天再来时那排小矮屋的门又统统关上。我轻脚走过去，一扇一扇地推开，只到推开最后那扇门，看见的依旧是那个情景：他们平躺着，大大的脸，睡得很熟。我觉得我认识那张男人的脸，他睁开眼侧脸望我的那一瞬，我的一切似乎都

被他看见了。我不熟悉那个女人，她一直没对我睁开眼睛。每次，我都想看她睁开眼睛。我跑到那棵枯树桩下等。黄昏时他们从一座沙包后面出来，背着柴。我躲在树后，不让他们看见。他们走过后我跟在后面，穿过沙枣林带回到村里。

他们是比我大的孩子，不跟我玩。到哪都不带我。看见了就把我撵回村子。比我小的那群孩子我又不喜欢。突然地，我长到一个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年龄。他们一个个长大走了，我留在那里。跟我同龄的人就我一个。我都觉得童年早过去了。我早该和大人们一起下地干活了。可我仍旧小小的，仿佛我在那个年龄永远地停住。我正一遍遍经历谁的童年。我不认识自己，常常忘掉村子，不知道家在哪里。有时跟着那群大孩子中的一个回到一间低矮房子。他是我大哥。他从来不知道我跟他后面回到家，吃他吃剩的饭，穿他穿旧的衣服。套上他嫌小扔掉的布鞋。逐渐地我能走到他到过的每一处，看见他留下的脚印，跟我一模一样。有时我尾随那群收工的大人中的一个回到屋子。那个我叫父亲的人，一样不知道我跟他后面。我见到的全是他的背影。他们下地，让我待在家，别乱跑。我老实地答应着，等他出去，我便远远地尾随而去。

走着走着他们便消失。眼前一片哗哗响的荒草和麦田。我站着望一阵，什么都看不见，最矮的草都比我高过半个头顶。又一次，我被丢下。我站着等他们收工。等太阳一点点爬高又落下。等急了我便绕到沙包下那排小矮房子前，一扇一扇地推开门——那两个老人，他们过着谁的老年。好像不是自己的。他们整天整夜地睡。每次都这样，那个男人睁开眼，侧脸望望我。我跑开后他仍平躺在那里。那个女人从来不睁开眼看我。仿佛她早就看烦了

我。多漫长的日子啊，我都觉得走不出去了。我在那里为谁过着他们不知道的童年。没有一个跟我一年出生的孩子。仿佛生我的那年在这个村子之外。我单独地长到一个跟许多人没有关系的年岁。

还有那两个老人，被谁安放在那里，过着他们不知道的寂寞晚年。村子里的生活朝另一条路走了。我们被撇下。仿佛谁的青年、壮年，全被偷偷过掉，剩下童年和老年。夜里我一躺下，就看见那两张沉睡的脸。看见自己瞪大眼睛茫然不知的脸。我的睡全在他们那里。我一夜一夜地挨近他们。我走出村子，穿过一片宽宽的沙枣林带，来到那排小矮房子前。门又被关上了。

我又一次忘掉回去的路。我在那里呆站着等他们收工。我看见的全是那些人的背影：后脑勺蓬乱的头发，皱巴巴的背上，粘着草叶和泥土。天色昏黄时我随那个叫父亲的人回到家。多陌生的一间房子，在一个坑里，半截矮墙露出土。房顶的天窗投下唯一的一柱光。我啥都不清楚。甚至不认识那个我叫父亲的人。我只看见他青年，接近中年的样子。他的老年被谁过掉了。从那时候一直到将来，我没遇见他的老年。突然地，他在一天早晨出去，我没跟随上他。我在那里呆站着等他回来，一直到天黑，天再一次黑。我在那样的等待中依旧没有长大成人。

多少年后我寻找父亲，他既不在那些村头晒太阳的老人堆里，也不在路上奔波的年轻人中。他的岁月消失了。他独自走进一段我看不见的黑暗年月。在那里，没有一个与他同龄的人。没有一个人做他正做的事情。我的父亲在他那样的日子艰难得熬不到头。等他出来，我又陷入另一段他所不知的年月，没头没尾。我看不见已经过去的青年，看不见我正经历的中年。我看见的全是

我不知道在为谁度过的童年。我不记得家,常常忘掉村子,却每次都能走到那排住着一对老人的低矮房子前。

直到有一天,我认出那张男人的脸。我从他侧脸看我的眼睛里,看见我看他时的神情。那是多少年后的我。他被谁用老扔在那里。我还认出那个女人。她应该是我妻子。我和她没有一天半宿的青春。她直接就老掉了,躺在那里。剩下全是睡梦。我没有挨过她的身体,没跟她说半句情话。她跟谁过完所有的日子,说完所有的话,做完所有的事情,然后睡在我身边。

月光也追过来

夜晚我穿过村子,走进那排矮土屋中的一间,我关好门,静静蹲着。那排旧房子一直没有拆掉,那时我有一间自己的小房子,我夜夜回到那里,孤单、害怕。门薄薄的,风一吹就能破。窗户在高高的后墙上,总是半开着,我够不着。我打开锁,锁孔有点锈了,老半天打不开,一阵一阵的风从后面追来,我不敢往后看。门终于打开了,我又不敢一下进去,开一个小缝,朝里望,黑黑的。有人吗,我在心里说。

一坨月光落在地上,我一侧身进去,赶紧关门,用一根木棍牢牢顶住,再用一根木棍顶在下面,这时我听见风涌到门口,月光也追过来,透进门缝的月光都会吓我一跳。我恐惧地坐在里面,穿过村子的那条路晾在月色里,我能看清路的拐角,一棵歪柳树的影子趴在地上。刚才,我匆忙走过时,没敢往那边看,我觉得它像一个东西,在地上蠕动,有时它爬到路中间,我远远绕过去,仿佛它会吃掉我。过了那个拐角是一个芦苇坑,路弯弯的向里倾斜着,我也不敢向芦苇坑看,那些苇梢一摇一摇,招魂似的,风一大就朝路上扑,我总感觉后面有东西追过来,是一阵风还是一缕月光,还是别的什么,我不敢往后看,我偷偷摸摸的,好像穿过村子时被谁看见了,我甚至害怕被房子和树看见。门薄薄的,天窗永远敞着,不管我来还是不来,那坨月光都在地上汪着,我坐久了,它会慢慢移过来,照在我的腿上、脸上。我不敢让它照,就坐在它移过的地方,然后看见它越移越远,最后从墙上

出去了,我抬起头,从天窗望出去,满世界的月光。月亮不见了。

而我们的新房子,在村子的另一边(西边),已经比旧房子还要破旧。

但我不害怕刮风。风越大我睡得越安静。仿佛我在满天地的风声中藏掖好自己。那时我可以翻身,大声喘气咳嗽,我的声音隐藏在树叶和草垛的声响中。

我记得我在村庄的夜晚行走的模样,我小小的,拖着一条大人的影子,我趴在别人的窗口倾听,有时趴在自家的窗口倾听,家里没有一丝声音,他们都到哪去了。别人家也没人。院门朝里顶住,门窗关着,梯子趴在墙上,我静悄悄爬上房,看见一个大人的影子也在爬墙,他在我上面,我上去时他已经在房顶,好像他早就在房顶等我了。

夏天的夜晚天窗口敞开,白白的一坨月光落在屋里,有时在地上,照见一只鞋,另一只被谁穿走,有时照见两只,一大一小,仿佛所有人穿着一只鞋走在梦中,另一只留在炕头,等人回来。月光移过炕头时,照见一张脸,那么陌生,像谁的父亲,和兄弟。

谁的叫声让一束花香听见

一些沙枣花向着天上的一颗星星开，那些花香我们闻不见。她穿过夜空，又穿过夜空，香气越飘越淡。在一个夜晚，终于开败了。

可能那束花香还在向远空飘，走得并不远，如果喊一声，她会听见。

可是，谁的叫声会让一束花香听见。那又是怎样的一声呼唤，她回过头，然后一切都会被看见——一棵开着黄白碎花的沙枣树，枝干曲扭，却每片叶子都向上长，每朵花都朝天开放。树下的人家，房子矮矮的，七口人，男人在远路上，五岁的孩子也不在家，母亲每天黄昏在院门外喊，那孩子就蹲在不远的沙包上，一声不吭，看着村子一片片变黑，自己家的院子变黑，母亲的喊声变黑。夜里每个窗户和门都关不住，风把它们一一推开。那孩子魂影似的回来，蹲在树杈上，看着空荡荡的房子。人都到哪去了。妈妈。妈妈。那孩子使劲喊。却从来没喊出一句。

另外一个早晨，这家的男人又要出远门，马车吆出院子，都快走远了，突然听见背后的喊声。

“呔。”

只一声。他蓦然回头，看见自己家的矮土房子，挨个站在门前沙枣树下的亲人：妻子一脸愁容，五个孩子都没长大，枯枯瘦瘦的，围在母亲身边。那个五岁的孩子站在老远处，一双眼睛空

空荡荡地望着路——这就是我的日子。他一下全看见了。

他满脸泪水地停住。

他是我父亲，那个早晨他没走成，被母亲喊住了。我蹲在远远的土墙上，看见他转身回来。车上的皮货卸下来，马牵进圈棚。那以后他在家待了三年，或是五年，我记不清。我以后的生活被别人过掉了，我再没看见这个叫父亲的人。也许他给别人当父亲去了。我记住的全是他的背影，那时他青年接近中年的样子，脊背微驼，穿一件蓝布上衣，衣领有点破了，晒得发白的后背上，落着尘土和草叶，他不知道自己脊背上的土和草叶，他一直背着它。那时候我想，等我长大长高一些，我会帮他拍打脊背上的土，我会帮他把后脑勺的一撮头发捋顺。我一直没长大。我像个跟屁虫，跟在他后面，似乎从没走到前头，看见过他的脸。我想不起他的微笑，不知道他衣服的前襟，有几只纽扣。还有他的眼睛，我只看见他看见过的东西，他望远处时我也望远处，他低头看脚下的虫子时我也看着虫子，他目光抚过的每样东西我都亲切无比。但我从没看见他的眼睛。有一天我和他迎面相遇，我会认不出他，与他相错而去。我只有跟在后面，才会认识他，才是他儿子。他只有走在前面，才是我父亲。

在我更小的时候，他把我抱在胸前，我那时的记忆全是黑暗，如果我出生了，那一刻我会看见，我的记忆到哪去了。我怎么一点都想不起出生时的情景，我连母乳的味道都忘记了，我不会说话的那几个月、一年，我用什么样的声音说出了我初来人世的惊恐和欢喜。

还有什么没有被看见。

那棵沙枣树又陪我们过了一年。如果树有眼睛，它一样会看

见我们的生活,看见自己的叶子和花在风中飘远。更多的叶子落在树下,被我们扫起。树会看见我们砍它的一个枝干做了锨把。那个断茬慢慢地长成树上的一只眼睛,它天天看见立在墙根的铁锨,看见它的枝做成的锨把,被我们一天天磨光磨细。父亲拿锨出去的早晨它看见了,我一身尘土回来的傍晚他看见了。整个晚上,那个断茬长成的树眼,直直地盯着我们家院子,盯着月亮下窗户和门。它看见什么了。那个蹲在树杈的五岁男孩又看见了什么。

夜夜刮风。风把狗叫声引向北边的戈壁沙漠。雪把牛哞单独包裹起来,一片片撒向东边的田野。雨落在大张的驴嘴里。夜晚的驴叫是下向天空的一场雨,那些闪烁的星星被驴叫声滋润。每一粒星光都是深夜的一声惊叫。我们听不见。我们看见的只是它看我们的遥远目光。

多少年后,我才能说出今天傍晚的一滴雨,它落在额头,冰凉传到内心时我已是一个中年人。当什么突然击疼我,多少年后,谁发出一声叫喊。那些我永远不会叫出的喊声,星星一样躲得远远。我被她胆怯地注视。

多少年后,我才碰见今天发生的事情,它们走远又回来。就像一声狗吠游遍世界回到村里,惊动所有的狗,跟自己多年前的回音对咬。

有一种小黑沙枣,专门长着喂鸟。人也喜欢吃。熟透了黑亮黑亮。人看着树上的沙枣做农活,沙枣刚黑一点小尖时,编糖,收拾碾子。沙枣黑一半时,麦种摊在苇席上晾半天,拌种的肥料碾碎。沙枣全黑时鸟全聚在树上,人下地,把麦子播撒下去。对鸟来说,沙枣的甘甜比麦粒可口,顾不上到地里刨食麦种。树上的沙枣可以让鸟一直吃到落雪前,那时麦苗已长到一拃高,根早扎深了。

鸟想到吃麦粒时已经太晚。

我们在一棵沙枣树下生活多少年，一些花香永远闻不见。几乎所有的沙枣花向天开放，只有个别几朵，面向我们，哀哀怨怨的一息香环家绕院。

那些零碎星光，也一直在茫茫夜空找寻花香。找到了就领她回去。它们微弱的光芒，仅能接走一丝花香，再没力气照在地上。

更多的花香被鸟闻见。鸟被熏得头晕，满天空乱飞，鸣叫。

还有一些花香被那个五岁的孩子闻见。花落时，他的惊叫划破夜晚。梦中走远的人全回来，睁大双眼。其实什么都看不见，除了自己的梦。

树上的孩子

我天天站在大榆树下，仰头看那个爬在树上的孩子。我不知道他的名字。也许没有名字。他的家人“呔”、“呔”地朝树上喊。那孩子听见喊声，就越往高爬，把树梢的鸟都吓飞了。

村里孩子都爱往高处爬。一群一群的孩子，好像突然出现在村子里，都没顾上起名字。房顶、草垛、树梢，到处站着小孩子，一个离一个远远的。大人们在下面喊：

“呔，下来。快下来。下来给你糖吃。”

“看，老鹰飞来了，把你叼走。”

“再不下来追上去打了。”

好多孩子下来了。那个年龄一过，村庄的高处空荡了，草垛房顶上除了鸟、风刮上去的树叶，和偶尔一个爬梯子上房掏烟囱的大人，再没什么了。许多人的头低垂下来。地上的事情多起来。那些早年看得清清楚楚的远山和地平线，都又变得模糊。

只有那个树上的孩子没下来，一直没下来。他的家人把各种办法用尽了。父亲上去追，他就往更高的树梢爬。父亲怕他摔下来，便不敢再追。他用枝叶在树上搭了窝，母亲把被褥递上去，每天的饭菜用一个小筐吊上去。筐是那孩子在树上编的。那棵榆树长得怪怪的，一根磨盘粗的独干，上去一房高，两个巨